



揚慎曰自骨
仲至王弱皆
為左傳國語
國策所掩
唐順之曰此
傳縱橫自得
非執轍可尋
蓋所謂神化
者耶

凌然言曰前
後叙管仲自
言凡兩見而
叙事即在其
中矣與太史
公傳記一法
也
茅坤曰以下
並次鮑叔之
賓客以形主
之休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二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

索隱曰地理志潁水出陽城漢有潁陽臨潁二縣今有潁上縣正義曰韋昭

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

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

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正義曰韋昭云鮑叔齊大夫

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

謀也正義曰管子云相齊以九惠之教一曰老二曰慈三曰

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

按考要云
鮑叔之事
也管仲幸
上推而哭
之哀從者
曰非君父
子也與亦
有說乎管
仲歷道所
以知已者
吾之且曰
士為知己
者死而况
為之哀乎
士整曰與
鮑叔是言
叔而索德
計似言管
氏不知何
故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
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
小節而耻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
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于齊，有封邑者十餘世。索隱曰：世
本云：莊仲山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相子，啓方啓方
產成子，孺孺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其夷產襄子，武武產景
子，耐步耐步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
人也。正義曰：國語云：齊桓公使鮑叔為相，辭曰：臣之不若夷吾，
結於百姓不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不若也。管仲既任政相，
說飽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猛不若也。管仲既任政相，
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
稱曰：索隱曰：是夷吾者，書所稱管子也。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
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視堅固也。六親謂外祖父母一父

茅坤曰：按以
一段推碎管
仲心

即因材為
用，所謂輕

重權衡也。
太史公更

下實字因
而字而管

仲相桓之
伯業且見

柯之天
子順民從欲

子之論是矣而
子之為取則

母二姊妹三妻，凡弟之子四從，叔之子五，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管子曰：四維者，禮義廉恥也。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
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
福，轉敗而為功。唐順之曰：得貴輕重，慎權衡。索隱曰：輕重，謂錢
也。管子有輕重篇。相公實怒少姬，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
包茅不入，貢於周室。相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脩召
公之政於柯之會。相公欲背曹沫之約。索隱曰：沫音妹，
左傳作曹沫。管仲因
而信之。見齊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日老
子曰：將欲取之，必先固與之。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友玷。正義
曰：三歸，姓女也。婦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
侯。正義曰：括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牛山之阿，說苑
云：齊桓公使管仲治國，管仲對曰：賤不能臨貴，相公以為上

管子之術耳
太史公謂申
韓原于道德
之意管仲殆
然乎

按說苑云
管仲築三
帶之臺以
自傷於民

戰國策云
齊桓公官
中七市女

周七百國
人非之管
仲故為三

婦之家以
掩桓公非
自傷於民

二說不同
當以戰國
策為據

茅坤曰節
力行一句道
不於子

傷慎口晏子
之事多矣而
太史公詳載
以有深意焉

凌約言曰興
傳曰越石
父及御者二
事見晏子仁
而能下人矣
又太史公傳
記一法也
王維柏曰計
勝石父下厄
見好首記御
者見謙慎

卿而國不治曰何故管仲對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菽租
而國不治桓公曰何故對曰疏不能制近桓公立以為仲父齊
國大安而遂霸天下孔子曰管仲之賢而不後百餘年而有晏
子焉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劉向別錄曰萊者今東萊地也

也索隱曰名嬰平諡仲字父桓子名蒯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

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

即順命按謂直無道即衡命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

世顯名於諸侯唐順之曰虛語叙事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

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至

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死何子

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訓於不知已而信於知已
者方吾在縲紲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已感寤而贖我是知已
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
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闕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
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
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
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
薦以為大夫

太史公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劉向別錄曰九

山高一名形勢索隱曰皆管仲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餘如別錄之說正義曰

如知凡曰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多採論語目說與則取其本書以為世多有向

邵宝曰嬰言人有君而人殺之吾安得而得之吾安得與之與然死與也抑亦不得而討之乎

七畧云管子十及晏子春秋正義曰七畧云晏子詳哉其言之

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

不論論其軼事唐順之曰太史公作春秋戰國人列傳頗甚濶

于世者皆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相

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

止下能相親也豈管仲之謂乎按即傳中所謂因而伐楚因而

也類是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不為無

勇者邪索隱曰左傳崔杼殺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股而哭之

亂之才故太史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

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詩雅曰執蓋

為晏子御太史公乃願為執鞭何哉蓋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

者自傷不過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魯謂太史公不若彼婦

索隱述贊曰夷吾成霸平仲稱賢粟乃實稟豆不掩有特

為福危言獲全孔頓左梅史折執鞭成禮而夫人望存焉

柯結騏曰古之賢人君子衆矣太史公列傳獨首伯夷

春秋列傳大夫加展季蘧瑗銅鞮伯華叔向季札諸賢

皆不得錄乃次及管晏且願為執鞭何哉太史公以良

史之才因言得罪殆所謂非公正不發憤而過禍災者

非與繫行賊死者何乎哉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評林卷之六十二終

黃震曰按老

子孔子皆布

衣也太史公

列子子世家

贊其為至聖

云老子則傳

之管晏之次

而究其弊于

甲請豈不以

在管晏功利

之下而老子

則申韓之秀

源欽班固謂

迂論大道則

先黃老而後

六經或者未

之深察也

茅坤曰太史

公合老莊申

韓為一家而

推老子為深

遠太較得之

按老子清

淨無為本

尤事不可

考太史公

立傳只據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三

老子者

正義曰老子身長八尺八寸黃色美眉長耳大目廣額有

三門足踵二五手把十文周時人李母八十一歲而產又

上元經云李母晝夜見五色珠大如彈丸自天下因吞之即有娠

曰苦縣本屬陳春秋時楚滅陳而苦又屬楚故云楚苦縣音估

中九井尚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氏女所生因母姓也

存屬音賴又云生而指李樹因為姓許慎云聃耳漫也故名耳字聃今作字伯陽非也

藏室史乃周藏書室之史也又張湯傳老孔子適周將問禮於

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者索隱曰累音六水反說

而行謂之蓬累也以言若得明君則駕車服冕不遭時則自覆

蓋相携隨而去也按謂積累蓬弱若今之笠然首戴之而行

此等孔子之言與孔子之言及令尹喜海之之平事以繁其莫知所終結之中間連用或曰或言而又結以真知其然否正應真知所終自隱無名子將隱矣相應至老子之子一臣則探其首裔以竟其所終耳世之幸老子者乃儒者不相建上言元為一有

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索隱曰深藏謂隱其寶貨不令人見故云若虛君子身有盛德其容貌謙退有若愚魯之人然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廼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正義曰抱朴子云老子西遊遇關令尹喜於散關或以為函谷關括地志云散關在岐州陳倉縣東南於是老子廼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列仙傳曰關令尹喜者周人夫也善內學星宿服精華過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尚為著書故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且勝實莫知其所終亦著書九篇名關令子

篇之系知於未後約之乃的筆力也必傳始能變幻真徒能哉茅坤曰觀老子吾聞之類司只欲結束自家一性命虛無處茅坤曰老子猶龍以其所見遠能逃上物之外柯祖驥曰考莊子列子所載關尹子之論其旨微妙似道德篇固遠矣志法家有開子子九篇說者口即關令尹喜也茅坤曰史迂去孔子五百而老則與

索隱曰按列異傳老子西遊關令尹喜望見其有紫氣浮關而老子果乘青牛而過也正義曰太史公疑老子或是老萊子故書之列仙傳云老萊子楚人當時世亂逃世耕於蒙山之陽堯莫為耕蓬蒿為室杖木為牀著艾為席茹芟為食墾山播種五穀楚王至門迎之遂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可續而衣其遺糧足食也楊慎曰老子傳著老萊子太史儋之疑莊子傳之旁及畏累虛亢桑子傳之變體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索隱曰此前古好事者據外傳以老子生年至孔子時故百六十歲或言二百餘歲者即以周太史儋為老子故二百餘歲也正義曰王清云老子以周平王時見孔子世家云孔子問禮於老子在周景王時孔子蓋年三十也去平王十二王此傳云儋即老子也秦獻公與烈王同時去平王二十一年說者不一不可知也以其脩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徐廣曰實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

孔子遊已不能足其本末如樂

按隱居子句詰上教段且與自應將隱相應乃老氏千古所案也

董份曰先經數語以贊老子亦變休也

茅坤曰太史公于莊子之季末必知而具文自漢宕可愛

柯維賢曰朱子謂莊子才高如老子又謂其不肯老孔子所謂知

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此云封於段干段干應是魏邑名也而魏世家有段干木

段干子田完世家有段干朋疑此三人是姓段宗子注注子官干也本蓋因邑為姓左傳所謂邑亦如之是也

宮玄孫假假仕於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索隱曰細音黜而後之也儒學亦細

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索隱曰太史公因其行於當篇之末結以此言亦是贊也

又云此是昔人所評老輔之德故太史公引以記之

莊子者蒙人也地理志蒙縣屬梁國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正義曰括地志云漆園故

城在曹州寃句縣北古屬蒙縣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闕然其要

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索隱曰

餘萬言率皆寓言客使之相對語故云偶言又音寓寓寄也故

別錄云又作人姓名使相與語是寄辭於其人故莊子有寓言

篇作漁父盜跖胠篋正義曰胠音丘魚反開也篋箱類也以詆訛孔子之徒索隱曰

若過之者也

按空語充事與前所謂寓言也

按必篇在

其言洗洋

自恣以適

已也載上

叙其事下

按是以自

隱元名高

務能不得

其要本編

於老子之言一句意

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虛

無事實正義曰莊子云庚桑楚者老子弟子北居畏累然善屬

書離辭正義曰離辭猶力折其辭句指事類情用剝削儒墨正義曰剝削

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以適已索隱曰洗洋音

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正義曰威王當使

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

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

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索隱曰音棘猶急也無污我

我寧遊戲污瀆之中目快索隱曰污瀆黃無為有國者所羈終

身不仕以快吾志焉正義曰莊子云莊子釣於濮水之上楚王

曰吾聞楚有神龜死二千歲矣中笥藏之廟堂之上此龜寧無

柯維騷曰司馬談論六家指要曰法家其正居上其之分不可改矣班固藝文志法家比十申韓與焉而流入于刑名所謂无情之極至于死思者也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與此傳不同。○按此傳思極微勢極曲折。申不害者京人也。索隱曰按別錄云京今河南京縣故鄭之賤臣學術以干韓昭侯。昭侯用為相。內脩政教。外應諸侯。十五年終。申子之身國治兵彊。無侵韓者。索隱曰王劭按紀年韓昭侯甲子之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申子。劉向別錄云今民間所有二篇已備過太史公所記也。正義曰阮孝緒七卷也。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正義曰阮孝緒七卷韓子二十卷喜刑名法術之學。新日申子之書言人主當執術無刑。因循以督責臣下。其責深刻。故號曰術商鞅所為書號曰法。皆曰刑名。故號曰刑名法術之書。而其歸本於黃老。索隱曰劉氏云黃老之法不尚繁華清簡無私而名實相稱。故曰歸於黃老。斯本為得其本。自今非為人按韓子書有解老喻老二篇。是大抵亦崇黃老之學也。非為人口吃。訖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

見茅坤曰叙章外少述述非之說難一篇可覽

王世貞曰夫子汝微言切申韓之徒切名實孤憤說巧奪天致摩揣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更術亦甚難哉

非。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王。索隱曰韓王安也韓王不能用於是。韓非疾治國不務脩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彊兵而儒者用文亂法。而俠者以武犯禁。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胃之士。今者所養非所用。索隱曰言非疾時君以祿養其臣者折衝禦侮所用非所養。索隱曰言人主臨事任用並非非常之人也。所用非所養。所祿養之士。故難可盡其死力也。非庶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說林。說難。十餘萬言。索隱曰此皆非所著書篇名也。孤憤憤孤直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於秦不能自脫。說難曰。索隱曰此篇與韓子微異。煩省小不同。凡說之難。非吾知

史記卷之六十五 韓非子 三

結以不可不知為一
段又用身
危作眼行
六即以故
日帶下亦
結以不可
不知為一
段又知所
所說至所
以親近不
疑為一段
而以知字
起句又知
起之知至
與說之成
為一段亦
以知字起
句末王引
一喻作結
而中云及
知則准及
不可不察
句蓋惟知
准而後不
謹說必一
也日深入

世故曲盡
人情意極
淵深詞極
富麗句極
奇響調極
古雅白是
先秦文字
乃卒以與
受戮陶淵
明云嗟哉
韓非竟死
說唯惜哉
按行即諫
行言所之

之有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正義曰能
以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弘放其說無所顧忌
此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索隱曰劉氏云關說
說之心者謂人君之心也。言以人臣疎未射尊重之意貴賤隔
此旨趣難知自非高議莫近幾會故曰說之難也。乃須審明人
主之意必以說合其也。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
允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索隱曰謂所說之主中心本出欲
下節也。既不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以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
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索隱曰亦謂所說之君出意本規
者無心遠於我之事情必不收用也。故劉氏曰若所說實為
尔孝公言於彌國而商快說以帝王故怒而不用也。所說實為
與利而顯為名高者也。索隱曰韓子實字作陰顯者陽也。謂其
君實為厚利而華作陰顯者陽也。謂其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

其言而顯棄其身。索隱曰謂若下文云鄭武公陰欲伐胡而此
關其思。雖論深計雖知說常終遭顯戮也。而此
之不可不知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
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正義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
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泄。漏故身
也。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正義曰
過失之端緒而引美善之。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
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疑。如是者身危。索隱曰謂人臣事
上其道未合至周
之。恩未沾渥于下而輒吐誠極知說有功則其德亦亡。亡無也。
韓子作則見忘然見忘勝於德亡也。又若說不行而有敗則見
疑如是者身危。是恩意未深輒評時政不為所信更致嫌疑。若
下文所云鄰父以盛壤有盜鄰為見疑即其類也。○按即所謂
交淺而言。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馬則身危。彼
顯有所出事。迺自以為功。故說者與知馬則身危。索隱曰謂人
事乃自以為功而說者與知馬則以為問故身危。○按即所謂
謂所說者其心有所為至微也。而顯言假事以濟其私。彊之以

史記卷之九十四

五

按多而久之謂厭其久而倦其也

其所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正義曰說彼大人之短及為刺譏間之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索隱曰韓子粥權作賣重謂為彼細微之人言論其所愛則以為借資論說人主所愛之人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則以為嘗已正義曰謂人主意在文華試於已也徑省其辭則不知而屈之索隱曰謂人主意在文華則以說者為無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而說者但徑捷省畧其辭則以說者為無汎濫博文則多而久之正義曰汎濫浮辭也博陳必多詞理時乃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廣肆則曰未久人主疲倦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滅其所醜索隱曰飾其所敬者說上當知人主之所敬而醜之游說者當滅而時以文飾之滅其所醜謂人主有所避諱其事端而不言也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按知夫聲得計自勇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索隱曰謂人主自勇其斷說也

按素王說非而本斯姚賈言之豈非之說其行傷於同計同行者乎

卑下之謀自敵於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概之索隱曰概猶格也王決欲攻趙白起苦說其難遂已規異事與同計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正義曰劉伯莊云貴人與甲同計與乙同行者說士陳言無傷甲乙也與同失者則明飾其無失也正義曰人主與甲同失大忠無所拂辭索隱曰大忠之人志在匡君於善君初不從則悟言無所日退止待君之悅而又幾諫即不拂悟於君也擊排索隱曰按韓子作擊摩迺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正義曰為拂忤古字誤借耳拂違也忤逆也言大忠之事擬安民與化事在匡弼君初亦不擊排乃後周澤霑濡君臣道合乃敢辯智說焉此所以親知盡之難也徐廣曰知一作得難一作辭索近而不見疑韓子作得盡之辭得曠日彌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交爭按此句屬下文而不罪迺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以此相待此說之成也伊尹為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于其上也故此二

何孟春曰鄭人非不知用其臣之謀也而闕其思以費非以其謀之忠戔也以信詐也其子非不愛也而胡以親其所非也以市利也嗚呼以春秋之時而有是以鄭武公之資而有長也後世何嘆焉

子者皆聖人也猶不能無後身而涉世如此其汙也則非能仕之所設也索隱曰韓子作能士之所耻也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五有盜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昔者鄭武公欲伐胡正義曰世本云胡歸姓也廼以其子妻之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廼戔關其思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而不備鄭鄭人襲胡取之此二說者其知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戔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夜告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犯刑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哉忘其

病雖聞君車不可矯而駕也謂男病而失視非孝子也矯君車罪則毀傷其肢體得為孝子乎抑事君子是為不忠是可為也說不可為也非卒重份曰非卒死于秦由不能察愛憎而深言之也哀哉

口而嚼我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其餘桃楊慎曰一作桃餘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諫說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夫龍之為蟲也可擾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主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索隱曰謂庶幾於善諫說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

茅坤曰期以
樂死非一飾
罪不可定矣

何良俊曰韓
非與李斯俱
事荀卿夫荀
卿本儒術而
二千俱以名
法顯竟以刻
急自戕其身
何大背其所
說耶

陳仁子曰論
雨荷之慘而
歸之老矣迂
之論確矣而
世乃故之曰
先黃老巨何
哉

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

之。非已死矣。戰國策曰秦王封姚賈千戶以為上卿韓非短之曰賈梁監門子盜於梁亞於趙而逐取世監門子

梁大盜趙逐臣與同社稷之計非所以勵羣臣也王召賈問之賈答云云過誅韓非也申子韓子皆著書

傳于後世。學者多有餘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太史公曰。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為。故著書辭稱微

妙難識。莊子散道德放論。要亦歸之自然。申子卑卑。自勉勵施之意也

之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礪。胡革反用法

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楊慎曰此贊各論其

言文字之妙謂申韓原於道德之意東坡先生論之詳矣。歸

有老曰太史公列傳或數人合傳皆連書不斷今合讀之尤見

其奇自此以下每入界斷老莊申韓列傳第三終 史記六

提頭必小司馬之陋也

索隱述贊曰。伯陽立教。清淨無為。道宗東魯。迹竄西垂。莊蒙
栩栩中書。半別名有。行術說難。極知悲彼。周防終以。李斯
蕭子古史曰。孔子以仁義教人。而以禮樂治天下。仁義禮樂
之變。無窮而其稱曰。吾道一以貫之。苟無以貫之。則因變而
行。義必有支離。而不合者矣。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
者。謂之器。語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而孔子自謂。下學而上
達者。灑掃應對。詩書禮樂。皆所從學也。而君子由是。以達其
道。小人由是。以得其器。達其道。故萬變而致一。得其器。故有
守而不蕩。此孔子之所以兩得之也。蓋孔子之為人。也。周故
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達者有見。而未達者不眩也。老子之
自為也。深故示人以道。而略其器。使達者易入。而不恤其未
達也。要之其實。皆志於道。而所從施之有先後耳。三代之後。
釋氏與孔老。並行於世。其所以異者。體道愈遠。而立於世之
表。指天下之所不見。以示人。而不憂其不悟。曰。要將有悟者。
其說入老氏之妙也。老子八十
一章。子嘗為之解。其說如此。

老莊申韓列傳第三

茅坤曰列傳
傳以兵法為
案
補載曰史記
司馬穰苴者
景公時人也
其事甚偉然
戰國策云司
馬穰苴為政
者也潛王殺
之大臣不親
則其去國公
遠矣太史公
取戰國策而
作史記當以
戰國策為信
凌約言曰直
故賤恐法不
行而請所究
所尊蓋逆知
其必不用命
而欲藉以行
法也立表下
漏斬買之意
已萌天至于
外表決漏而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

索隱曰穰苴田氏之姓為齊景公

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

索隱曰阿甄皆齊邑○正義曰河上黃河南岸地即滄德二州北界齊

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

人文能附眾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軍事大詔

之以為將軍將兵捍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

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未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

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

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

索隱曰旦日謂穰苴先馳

至軍立表下漏待賈

索隱曰立表謂立木為表以視日景下漏謂下滴漏以知刻數也賈素驕

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

其意已矣矣
待問軍正哉
惜曹在其計
中而不悟耳

君順之日
與孫子斬
姬之意同
茅坤曰斬曹
之事漢以後
不可行矣

吳楚口內
三軍則三軍
無不川命後

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索隱曰仆者卧其表也。入行軍勅
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
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
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索隱曰援音今敵國
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
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
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
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
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問軍
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
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索隱

可火勝于子
里美矣待燕
晉問風散師
而後知勝哉
茅坤曰將必
有以一着然
後能制軍旅

按考要云
和原號太
公因原名
因齊田穰
仲世家云

斬其使。若漢中，之左駟又斬馬之左驂，以御者在左。故遣使者
也。正義曰：劉伯莊云：駟者箱外之立木，承重校者。遣使者
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
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必耳其羸弱者。
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
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
兵歸。未至國，釋兵旅，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
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
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高國之屬害之，譖於景公。景公退穰苴，
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
公，盡滅高子、國子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索隱曰
世家云田和自立號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
太公其孫號威王也

太公求為諸侯周天子許之九年田和立為齊侯和卒子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以不云和為侯似關也

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太史公曰余讀司馬兵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

如其文也亦少褻矣索隱曰謂司馬法說行兵揖讓有三代之

褻謂溢美也若夫穰苴區區為小國行師何暇及司馬兵法

之揖讓乎世既多司馬兵法以故不論著穰苴之列傳焉

索隱述贊曰燕侵河上齊師敗績嬰為穰苴武能威敵斬買

以徇三軍驚惕我卒既疆彼寇退壁法行司馬實賴宗威

穰苴古史曰太史公為司馬穰苴傳言齊景公拔以為將遂

以成功歸為大司馬大夫高國害之諸而殺之其言甚美世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終

史記六十四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五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

正義曰七錄云孫子兵法三卷案十三篇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

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

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

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

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

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

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

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

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

按吳越春秋云吳王登臺向南風而笑有頃而莫知曉臣莫知曉王孫子知之乃之不定乃王孫子孫子問以兵法每味一編王不知口之和善按通篇以兵法二字作骨皆次武以兵法見吳王卒斬二姬為名將後次隙與瓦涓俱率兵法而廣以兵法為奇感

王師及死
雁涓顯當
時傳後世
者皆兵法
也篇終結
與首句相
應

茅坤曰斬王
之虎始二人
與田穰宜
斬莊賈同律
楊慎曰不願
下殺二姬也
何大復曰古
者天子之選
將躬為推轂
軍制之外
王用孫子而
孫子魏王
用穰宜而莊
賈誅二君者
平不願定幸
也知所不可
以死幸也

王蓋門孫子
三駟之說可
以施之射金
而不可以施
之軍旅抱鼓
之間乃有款
祖之為陣法
者何也

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
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
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
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
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
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北威齊
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孫武既死越絕書曰吳縣巫門外
大家孫武冢也去縣十
里索隱曰越絕書子貢所著非也後百餘歲有孫臏臏生
阿鄆之間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
索隱曰臏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
類忍反

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於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
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
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忌數與齊諸公
子馳逐重射董份曰重射言以重相射即下文千金是也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
馬有上中下輩於是孫子謂田忌曰君第重射索隱曰臣能令臣能令
君勝田忌信然之與王及諸公子逐射千金正義曰隨逐而射賭千金及臨
質索隱曰質猶對也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
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既馳三輩畢而田忌一不勝而再勝
卒得王千金於是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問兵法遂以為師其
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
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為師居輜車中坐為計謀

并是將略中
所稱藏于九
天之上動于
九天之下蓋
不必矢石之
聞而勝也
茅坤曰吳起
傳本諸家之
言而成文所
以首尾无呼
應也
唐順之曰魯
惡者語叙起
董份曰魯人
惡之者必惡
于考也不宜
用魯君字

王維楨曰善
寫起所以得
士之心

茅坤曰指循
者將之先與
後直同

董份曰述以
便見起能使
士卒死戰

董份曰李充
謂起貪而好
色而以言其
廉平又云節

廣豈其性本
貪而因欲立
功名故自燬
勉耳

按必按本
戰國策而
文少異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於曾子。事魯君。齊人攻魯。魯欲將
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
以明不與齊也。魯卒以為將。將而攻齊。大破之。魯人或惡吳起
曰：起之為人，猜忍人也。其少時，家累千金，游仕不遂，遂破其家。
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餘人。而東出衛郭門，與其母
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
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起乃之魯，學兵法以事魯君。
魯君疑之。按魯人惡吳起必不以魯君前起殺妻以求將，夫魯
小國而有戰勝之名，則諸侯圖魯矣。且魯衛兄弟之國也。而君
用起，則是棄衛。魯君疑之，謝吳起。吳起於是聞魏文侯賢，欲事
之。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李克曰：起貪而好色。索隱曰：起

此李克言吳起貪，下文云魏文侯知起廉，盡能得士心，又公叔
之僕稱起為人節廉，豈前貪而後廉也？起本家累千金，破產求
仕，非實貪也。蓋言貪者，是貪榮名耳。故母死，不赴，殺妻，將魯，是
也。成者起未委質於魏，猶有貪心。及其見用，則盡廉能，亦何異
乎陳平之為人也。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於是魏文侯以為將，擊
秦，拔五城。起之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
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為吮之。索隱曰：吮
音弋軟反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為？母曰：非
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
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吳起善用兵，廉平，盡
能得士心，乃以為西河守，以拒秦韓。魏文侯既卒，起事其子武

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乎山河之固，此
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

按此與文
侯時李
翟璞論相
同律

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壘闕有羊腸坂在太原晉陽西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劉氏按紂都朝歌今孟山在右太行常山其西今言左則東邊別有孟門也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揚子法言曰美哉言乎使起之用兵每若斯則太公何武侯曰善即封吳起為西河守甚有聲名魏置相相田文索隱曰呂氏春秋作商大吳起不悅謂田文曰請與子論功可乎田文曰可起曰將三軍使士卒樂死敵國不敢謀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鄉韓趙賓從子孰與起文曰不如子起曰此三者皆出吾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主少國疑大臣未

按太史公
只以於是
二句收括
上文僕言
一段毫末
參漏何特
筆力
亦坤曰起之
入楚多戰功
太史公並為
虛語以序次
之而不及其
治兵合戰之

附百姓不信方是之時屬之於子乎屬之於我乎起默然良久曰屬之子矣文曰此乃吾所以居子之上也吳起乃自知弗如田文田文既死公叔為相索隱曰韓之公族尚魏公主而害吳起公叔之僕曰起易去也公叔曰奈何其僕曰吳起為人節廉而自喜名也君因先與武侯言曰夫吳起賢人也而侯之國小又與疆秦壤界臣竊恐起之無留心也武侯即曰奈何君因謂武侯曰試延以公主起有留心則必受之無留心則必辭矣以此卜之君因召吳起而與歸即令公主怒而輕君吳起見公主之賤君也則必辭於是吳起見公主之賤魏相果辭魏武侯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鬪之士要

略惜哉

按吳起在

衛則如

則晉呂

之行者則

公叔孫

相楚則

威射刺

豈其所

然哉况

史公首

其殺吳

節與魯

惡起者

則起者

之性所

不合不

惟九

索隱述

孫子兵

十三篇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在疆兵彼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平百越北并陳蔡却三晉

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

室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之徒因射

刺吳起并中悼王索隱曰楚系悼王既葬太子立王職也乃

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

餘家

太史公曰世俗所稱帥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

故弗論論其行事所施設者語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

者未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洵明矣然不能蚤救患於被刑吳起

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行之於楚以刻疎少恩亡其軀悲夫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終

史記六十五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負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其先曰伍舉

以直諫事楚莊王按左傳伍舉當康王靈王時其有顯故其後

世有名於楚楚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

少傅索隱曰左氏無忌不忠於太子建平王使無忌為太子取

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歸報平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更

為太子取婦平王遂自取秦女而絕愛幸之生子軫更為太子

取婦無忌既以秦女自媚於平王因去太子而事平王恐一旦

平王卒而太子立殺已乃因讒太子建建母蔡女也無寵於平

王平王稍益䟽建使建守城父備邊兵頃之無忌又日夜言太

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

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

子短於王曰太子以秦女之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也自

略惜哉

按吳起在

衛則如

則晉呂

之行者則

公叔孫

相楚則

威射刺

豈其所

然哉况

史公首

其殺吳

節與魯

惡起者

則起者

之性所

不合不

惟九

索隱述

孫子兵

十三篇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孫子兵

各伏出到
昭關上吏
敵排之胥
詐曰上之
所以索我
者以我有
美珠也至
我必以之
矣我將告
子款取之
開吏因令
焉
按火一即
插屋極工

茅排曰子係
入吳口久不
事吳下僚而
退耕野以
德不足與也

然方公子光
之未弑吳王
也何不引身
為公子光強
臣而待進專
諸其國方
內亂事未可
知也
按不曰勝
而曰太子
庚之子勝
不曰秦女
而曰秦女
子建秦女
與書法也
不厭其詳

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索隱曰其關在西江昭關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邪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張勃曰子胥乞食處在丹陽溧陽縣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光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其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

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於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立為後是為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郤宛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州犁者晉伯宗之子伯州犁之子曰郤宛郤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郤楚世家云殺郤宛宛之宗姓伯氏子曰嚭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也按左傳郤宛為楚左尹杜注不訓伯氏太史曰宗姓或別有見徐廣曰州犁子必誤也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弑僚王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

茅坤曰繼其仇而後攻之則彼力分而

興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郢，遂禽故吳反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其孫名瓦，字子常，此言公子又又稱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索隱曰：囊瓦，誤也。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按：杜預曰：昔豫章在江止，蓋後徙之於江南也。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天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盜擊王，王走鄭。鄭公弟懷曰：「平王殺我父，我殺其子。」

按越絕書云：子胥鞭平王之尸而數之曰：昔者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吳報子也。邵子曰：世稱子胥有忠孝大節，忠能忘身，而能忘家，雖起諫以死，未足深系。考知有親而不知其有國，卒之毒流宗社，不亦甚哉！然則仇不必後乎，殺無極足矣。

不亦可乎？鄭公恐其弟殺王，與王奔隨。吳兵圍隨，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盡滅之。隨人欲殺王，王子荼匿王，已自為王以常之，隨人卜與王於吳，不吉，乃謝吳，不與王。始伍員與申包胥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索隱曰：子復讐常恐且死不遂，本心今幸而報，豈論道理乎？譬如人行前途尚遠，而口勢已暮，故顛倒疾行，逆理施事，何得責吾順理乎？於是申包胥走秦告急，求救於秦，秦不許，包胥立於秦廷，晝夜

麥約言曰子胥之所常仇者費無忌也按楚既為之殺無忌威其家昭王又使人謝先王之過而勉之婦則子胥亦可已矣而至難平王尸其已甚義王世貞曰哭秦庭而救楚者左傳以為申包胥戰自策以為楚自勃蘇與非一人戰國策之誤也

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兵於稷稷丘地名在郊外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自立為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夫概敗走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孔子相魯後五年伐越越王句踐迎擊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解在吳世家軍郤闔廬病創楚良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句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忘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太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

覽辨見自達耳通諸事無不知闔廬州之伐楚有大功這具王以為太宰闔廬卒斷見夫差內无柱石之堅外无斷割之勢諛心自納操獨斷之利夫差終以從焉而忠臣嚭口不得一言詬知往而不知來者也

越於夫湫音越越王句踐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興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句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于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歸按左傳無此事益疏子胥之謀其後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句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

王結積口伍員皆與力得報父仇故尽忠謀如此

日夜為言於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

楊循古曰出謀臣于外太宰誅以計疏遠之而明欲以罪誅之也王維楨曰伍胥屬子于齊誠為非計牙坤曰恨胥有必一着以之賈誼而計其身徐楨卿曰言誼而文自佳足以動吳王矣

病。今信其浮詞，詐偽而貪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剝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王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無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無益也。乃屬其子於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讒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耻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彊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詳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託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

柳宗元曰伍子胥者非其之肥親也其始大闢產以今于嗣君已不合言見進則者勝曰死可致者于也出則以孛累于人而又入以即死固非吾之所知也則則自若采勇士也欲其申門子胥忠惠如是則其在當時也應臣上下之同必多不常于道矣吳之所由也

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常鞅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鏤之劍。鏤錄于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託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與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左傳曰：樹吾墓，擯擯可材也。吳其亡乎。而扶吾眼，縣吳東門之上。正義曰：東門，鱗門，謂鱗門也。今名以持門，鱗音普，始反，鱗音覆，浮反。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鴟夷楮形。浮之江中。年表云：吳王夫差十一年也。吳人憐之，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張晏曰：胥山在太湖邊，去江不遠，有里故云。江上。正義曰：吳

史記五十二卷六

按吳下并
叙吳王所
以中伯熱
之好而止
以為王肯
結案

朱翌曰句踐
誅伯熱以不
忠于君高祖
斬丁公以徇
不忠于主此
二事可以為
賈同者之戒
按吳下并
叙吳王所
以中伯熱
之好而止
以為王肯
結案

地記云胥山太湖邊胥湖東岸山西臨胥湖山有古葬吳王既
胥三王廟按其廟不干子胥事太史誤矣張注又非
誅伍子胥遂伐齊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吳王欲討其
賊不勝而去其後二年吳王召魯衛之君會之橐臯其明年因
北大會諸侯於黃池以令周室越王句踐襲殺吳太子破吳兵
吳王聞之乃歸使使厚幣與越平後九年越王句踐遂滅吳殺
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巴比周也
伍子胥初所與俱亡故楚太子建之子勝者在於吳吳王夫差
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
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郢徐廣曰賴號為白公
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
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而代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

交約言曰白
公為父報仇
石乞為主謀
其于子胥
類也
公附吳一
段正以例見
子胥之長耳

子坤曰古之
死士風自昔
興

而晉伐鄭鄭請救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
非鄭之仇乃子西也勝自礪劍人問曰索隱曰左傳作上則之
也何以為勝曰欲以殺子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耳何能為
也其後四歲白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司馬子綦於朝
索隱曰左傳作子期也石乞曰不殺王不可乃劫之王如高府石乞從者
屈固徐廣曰一作惠王從者屈固楚世家亦云王從者。索隱曰蓋此本為得而左傳云石乞尹門圍公陽穴室瓦王以
如昭夫人之宮則公陽是負楚惠王亡走昭夫人之宮葉公聞
白公為亂率其國人攻白公白公之徒敗亡走山中自殺而虜
石乞而問白公尸處不言將烹石乞曰事成為卿不成而烹固
其職也終不肯告其尸處遂烹石乞而求惠王復立之按附此
勝建
願末

王維慎曰太史公蓋以自見也

按子胥以忍成功白公不忍故敗

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螻蟻棄小義雪大耻名垂於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邪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乘隱述贊曰說人國極交亂四國嗟彼伍氏被茲凶惡員獨忍誦志復究毒霸吳起師代楚逐北鞭只雪耻快罪棄德
蘇子古史曰伍員以父兄之怨破楚入郢鞭平王之墓世皆憐其志多其才然士不幸至此不足以言功名矣而員至鞭舊君以起逆天而傷義卒以盡忠而喪其軀豈非天哉

伍子胥列傳第六終

史記六十六



